

# “国烟”大品牌“中华”六十年(下)

■ 戎国荣

## “中华”烟标版式的变化

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将士,“中华”曾出现了以中朝两国战士持枪为图的烟标,这是在特定时期为特定事件所特别设计的一种图案。这枚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纪念慰问烟标,现已成为不可多得的珍品。在主图不变的情况下,中华牌烟标上有过数次特供和成套的图案。

中华牌的牌名字体,从创始时至1960年代初,一直使用繁体的隶书体,在中国烟草工业公司时期,被改为简体的隶书体。1969年在烟标上恢复使用上海卷烟厂厂名之后,不久即由隶书体的牌名改用毛泽东主席的手迹,遒劲有力的“中华”牌名,从直观的感觉上,使得烟标的整体设计显得更加大气。

在中华牌烟标的最早版式上,注册时除图案外,均为汉字,并无拼音。中华牌运用威妥玛式拼音,始于上海烟草工业公司时期,“中华”牌名为“CHUNG HWA”。当时的20支装硬卡为横式包装,副图华表的图案上方首次出现了此种拼音。“香烟”两字译音也沿袭了“CIGARETTES”,这种译音同解放前的早期老烟标,无论是舶来品还是民族烟标,均是

完全一致的。在1950年代上海卷烟二厂接手生产中华牌的历史期间,烟标上标注的是“ZHONG HUA PAI XIANG YAN”(中华牌香烟),连同其厂名均为汉语拼音。此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上海卷烟厂生产时期以及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国烟草工业公司生产时期,都曾以汉语拼音注音标注中华牌烟标。因此,在中华牌使用拼音的历史上,经历了威妥玛拼音和汉语拼音,最后又定格在威妥玛拼音的一个过程。

中华牌烟标的出口版式相当丰富,除有“专供出口”字样的中文设计外,还有以不同的图案和文字专门设计。目前的出口标,依据不同销售国(地区)的要求,加上了相应的警示图案和文字,销往澳大利亚、美国、泰国、新西兰、欧洲、法国、南非、中东、马来西亚等地都有专门的版式。中华牌出口版烟标亦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系列。

中华牌于2003年10月获得国家正式认定的原产地标志,这也是烟草行业获得的首个原产地标志殊荣。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中华牌应在烟标上加印原产地标志,这种标志又成为中华牌独特的新版式。

除以上内容的变化外,中华牌烟标还包括了烟支的数量、烟支的长度、卷烟烟型、警句标注、注册标识、焦油含量、烟气烟碱量、一氧化碳量、条形码、字体色彩,以及包装材

料和形式的变化等等。除了1960年代的“文革”特殊内容外,中华牌基本上包括了解放后我国烟标所有版式的演变内容。

## 稳定发展产生的影响

中华牌卷烟精心制作,在社会上产生了极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中华牌卷烟曾经长期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关注,在长期的奋斗中,中华牌卷烟荣获国家优质产品金质奖,享有“国烟”的美誉。

中华牌卷烟从诞生日起,就伴随着共和国逐步发展。解放后的近40年,由于产量一直偏低,很少在市场上销售。1952年的月产量为1000余箱,至1966年为3600箱,滤嘴烟仅为110箱。中华牌一直作为特供烟,主要供应对象是驻外使领馆和来华外宾,这就使中华牌卷烟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虽然“中华”烟受产品市场销售的限制,但是由于品牌的高档化,其知名度仍是家喻户晓。

1988年,中华牌卷烟荣获国家优质产品金质奖,1991年又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的称号。从1988年7月我国率先放开价格的十三种名牌卷烟开始,上海烟草就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保持了“中华”卷烟产品质量的高度稳定。1988年,“中华”卷烟产量突破一千万箱,1990年代,“中华”卷烟加快了发展速度,至

## “红塔山”缭绕着的思乡情怀

■ 王洪莲

秋日向晚,夕阳透过门前的芙蓉树,把星星点点的余晖洒在门上。店里有点清闲,我闲来无事,倚着柜台看门口那些顽皮的孩子嬉戏玩闹。这时,门外忽然走进一位女子,飘逸的秀发,婀娜的体态,白色的长袖连衣裙,黑色的腰带,给人一种现代美女的印象。

“老板,有红塔山香烟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显示出良好的内在气质。

我上上下下打量着这位女顾客。昨天,村里绰号“豆腐西施”的村女告诉我,说村民张新建在云南读大学的儿子,毕业时带回来一个漂亮的云南籍媳妇。按照她的描述,眼前这位女顾客很像。

“有呀,你是不是张新建家的小媳妇?”我倒没改我大咧咧的性格,直接问道。

“是。”轻柔一句,温文尔雅。

“请问,你要哪一种红塔山?”我从卷烟柜台拿出三种不同档次的红塔山香烟。

“就要这种吧,十元的经典100。”说着,正要从钱包里拿钱,突然手机响了。我听见两人一段亲昵通话,“好的,我就在这家超市里等你……”

“哦,那边有椅子,坐下来等吧,看你穿的高跟鞋一定很累。桌子上有报纸,想看看吧。”我快人快语,其实想多留美女在店里呆一会,因为女人的出现,已经聚集了一些好事的村民,私下谈论着:“这就是云南的小媳妇,啧啧,太俊了!”

天暗了下来,日光灯通亮,照在优雅坐姿的身影上。这时,美女的一个举动,着实让在场的村民有不少的惊愕,只见她从刚买的那盒红塔山香烟里抽出一支,又从随身的挎包里拿出一个精美的打火机,“噌”打着点燃,轻启朱唇,慢慢入口,透过一抹猩红的火光,袅袅青烟开始扩散。也许是香烟的作用,再看美女,如桃花的面颊已经开始绯红,在缭绕的香气中更是楚楚动人。打她身边穿梭,女人的气息和红塔山卷烟的香气充分柔和在一起,相得益彰,飘自久远的屡屡醇香,闻起来却似宁静中带来一阵醉醉人心扉的芬芳。

由于我热情开朗的性格,日后的常来常往,我俩便成了要好的朋友。从交谈中得知这位云南俊媳妇,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罗曼。学土木建筑设计的,罗曼知道吸烟多了对身体有害,却也知道,少吸可以缓解工作时的压力。丝丝缕缕的香烟缭绕可以找到设计灵感。罗曼吸烟有一个特点,只抽一种品牌——红塔山,她说,红塔山属高品位香烟,烟丝橙黄油润,精工细作,香气清雅飘逸,香味浓郁细腻,口感纯净舒适,有一种独特的烤烟型风味。其实我知道,罗曼吸红塔山香烟,还有一种浓郁的思乡情怀。

我卖红塔山香烟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却对红塔山品牌知识了解很少。自从认识了罗曼,经常会听她给我讲述红塔山的故事。红塔山乃玉溪一小山,红塔为其标志性建筑。山因宝塔为红色而得名,烟因山名而得名,山又因烟而出名。那古色古香的烟标,那富丽堂皇的红楼,还有那一朵朵金色的彩云……

红塔山香烟,让我加深了与罗曼友情,让我看到了一个新时代女性的风范。

## 记忆中那缕烟草香



■ 王倩倩

大学毕业那年,去了江西赣南烟叶复烤公司工作。因着父亲的关系,从小我对烟草这个行业的认识可以说是耳濡目染,但是,对于烟叶原本的样子,我却知之甚少。怀揣着对工作的期待和对未来的憧憬,我独自去到了赣南。

第一次走进生产车间,生产设备犹如硕大的空间里一只卧着的庞然大物,翠绿色的身子,橘黄色的斑纹,静静地卧在清水洗刷过的漆黑的水泥地面上,静待着生产开始的时刻。一切有条不紊,悄无声息,却又酝酿着澎湃的生命力。

第一次来到原烟仓库,将近两层楼高的空间里,有序摆放的烟框里是层叠的烟包,空气中弥漫着烟草的气息,谈不上好闻,甚至有些呛鼻,却散发着烟叶原本的味道。未经加工的质朴,粗糙却也天然。叉车繁忙地进出,为即将到来的生产储备着原料。

第一箱成品片烟的落地,是烟叶在生产线上的一次重生。来到这里的原烟经过了简单的晾晒、初烤,最大限度的散发着烟叶最原始的味道,浓郁、呛鼻,复烤的过程,切碎、润、烤,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环节,是对烟叶负责,对客户负责,也是对我们自己负责。

8月的时节,是赣南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同时却是一年烤季生产开始的时候。上半年烟叶的丰收预示着烤季来临的忙碌。将近50度的高温让车间变成了一个蒸笼,机器的轰鸣声仿佛隔出了另外一个世界。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飞扬的烟尘在光影中起舞,金黄色的烟叶在传送带上翻滚,机修人员的衣服已经分辨不出本来的颜色。

“预处理,预处理,注意控制流量!”  
“打叶,打叶,检查打刀的状态!”  
“机修人员,到预处理段滚筒处集中!”  
对讲机里时刻传出着不同的声音,有对生产状况调控的、有指挥检查的、也有江

## 掌中大世界:鼻烟壶

■ 新华

鼻烟壶看上去不起眼,但品种繁多几近无穷无尽。这些小巧的容器曾经是用来携带烟草粉末的,18世纪在中国达到鼎盛,并被做成可以握在手心里的小瓶子。17世纪时欧洲人把鼻烟放在盒子里的,而中国的气候更加潮湿(且中式服装缺乏口袋),需要有一个手持的、密封的容器——鼻烟壶应运而生。这种高度在4到8厘米的小容器最初是17世纪在中国生产的,在18世纪广泛流传,其中一些最受追捧的作品出自爱好艺术的乾隆皇帝的御用作坊。

旧金山上都画廊(Xanadu Gallery)主人玛莎·瓦加斯·汉德利(Marsha Vargas Handley)说,这些瓶子吸引藏家的是它们在“用料和主题上浩瀚无边的多样性”,上都画廊就是经营鼻烟壶的。“你可以拥有一件18世纪精品瓷器的缩微版,或者一只装饰着精美玻璃雕刻的瓶子。”

### 谁在买?

鼻烟壶收藏在20世纪的欧美蔚然成风,但是和其他中国艺术一样,藏家分布的重心开始向中国大陆倾斜。不过西方鉴赏家们依然保持着一些优势。“欧美在市场中依然占据非常关键的地位,虽然在中国艺术的其他一些领域已经被挤掉,”纽约邦瀚斯拍卖行中国艺术专家布鲁斯·麦克拉伦(Bruce MacLaren)说。近年来,从布洛奇夫妇(Mary and George Bloch)、琳达·里德尔·霍夫曼

(Linda Riddell Hoffman)到保罗·布拉加(Paul Braga)等显赫的单一藏家收藏纷纷上拍。

### 到哪里找?

中国买家的涌入抬高了鼻烟壶市场的价格,画廊和拍卖行都看到需求在增长。在北美,所有的大拍卖行都有鼻烟壶拍卖,另外还有几十家交易商在做(它们都会接受国际中国鼻烟壶协会的审核)。“跟其他古玩收藏品一样,市面上可选的东西很多,但是你得小心,因为有很多是现代仿品,”汉德利警告。此外,品相略逊的随时可以买到,但顶级的东西越来越难找了。“市面上中等的东西一大把,”麦克拉伦说。“真正好的很稀罕,不过只要你出得起钱,总是能找到的。”

### 多样的用料

鼻烟壶的制作材料种类繁多:有木、竹、琥珀甚至坚果壳之类的有机材料;也有紫水晶、天青石、海蓝宝石和石英等硬石;有各种风格的玻璃,有玻璃饰面、透明、单色,也有漆面的。鼻烟壶的手感跟外观一样重要。目前最受欢迎的材料是玉(尤其是白色的)、其他一些硬石以及珉琅陶瓷。“玉是中国人格外看重的一种石头,高品质的玉总是能卖出大价钱,”纽约道伊尔拍卖行(Doyle New York)估价顾问马利·拉布斯坦内克(Marley Rabstenek)说。2012年3月在道伊尔的一场拍卖会上,她目睹一只带珊瑚塞子的中国白玉鼻烟壶突破1.5—2万美元的估价,以8.05万美元成交。在这些鼻烟壶出产的年

## 新春赏烟标

■ 李晋

过年时,去一位多时未见的朋友家拜年,他拿起摆放在桌上的香烟,掏出一支给我,自己却没有抽,这与他以往的习惯大相径庭,我颇感奇怪,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微笑着从书桌抽屉里拿出厚厚的一沓纸片给我看,说现在戒烟了,“改行”玩起了烟标。

朋友的藏品,花花绿绿,让我看得眼花缭乱,其中有几张烟标给我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些俗名香烟壳子的小玩意曾是我童年的爱物,那时,小孩千方百计地寻找大人遗弃下来的香烟壳子,用以做折纸、做写字画画的稿纸,或把它作为游戏时的“货币”使用。记得我们经常去烟客较多的澡堂子、书场寻觅烟壳子,每次总能有些收获,谁要是找到一张少见的外地烟壳子,必能引起其他小伙伴惊羡的目光。

我一边欣赏,一边听着朋友如数家珍地介绍着藏品,他指着一张“黄桥牌”烟标说,这是他收藏的首张烟标。我接手后仔仔细细端详起来,这张烟标底色为蓝色,左右图案一边是水乡风貌,一边是工业新景,图案上下分别有汉字和汉语拼音品名和厂名,边侧有“二十支装”宋体字,字体上方红色圆圈内有利阿拉伯数字“20”。

朋友告诉我,半年前,他去江苏黄桥古镇游玩,看到集市上有一家旧书摊,爱书的他挑了十多本书付账准备离去时,摊主叫住他,又从包里拿了本残破的线装书给他看,翻书时,朋友看到了夹在书中的这张设计简洁、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烟标。最终书没入朋友的法眼,他倒是看上了烟标,问价后,摊主开价也不高,谁知好事多磨,在付钱时,摊主没有零钱找,他看摊主抽烟,就用口袋里的香烟和摊主换取了烟标。

朋友后来请教了几位研究地方文化的友人,获知了烟标背后的历史,黄桥镇烟草加工业历史悠久,早在清道光二十年(1840),东大街上就开设有老宝成烟庄,1956年后,老宝成等九家烟庄合并,成立公私合营老宝成烟厂,老宝成烟厂后更名黄桥烟厂,其“黄桥”、“塔山”、“东进”三种香烟曾风靡大江南北,现在随着企业的停产,想要再找这些烟标也不容易了。

从这以后,收藏烟标成了朋友生活中的一部分内容,他经常在网上或旧书店寻觅“宝贝”,或托熟人去外地帮助购买,为了腾挪下更多的资金收藏烟标,他还把香烟给戒了,如今,朋友不仅得到几百张精美的烟标,连伴随他多年的咳嗽老毛病也逐渐消失。

朋友坦言,收藏烟标,不是为了投资增值,而是被烟标上的文化艺术所吸引,我心底祝福朋友,在新的一年里,他能收藏更多的烟标,从中收获更多的快乐和健康。



代,玻璃在中国还是一种不常见的材料,因此也很受追捧——尤其是那些在内壁有画的,通常有制作工匠的款识。这种工艺要求工匠使用一种细小的钩笔反着画:首先涂上一层漆色,然后是中景,最后是背景。一只有了二仲内画的1906年玻璃鼻烟壶在2013年9月纽约邦瀚斯的拍卖会上超过了1—1.5万美元的估价,以8.05万美元成交。

### 很多价位选择

卖出最高价的通常是宫廷御制的鼻烟壶,不管使用什么材料。乾隆年间的出品目前最受欢迎;据麦克拉伦说,“一切皇帝看过或用过的”,在拍卖会上都会有不错的表现。

迄今最贵的鼻烟壶是2011年11月在香港邦瀚斯拍出的,成交价2530万港元,出自乾隆年间。这只创下纪录的玻璃珉琅上罕见地画了一个欧洲女子。乾隆时期鼻烟壶现在很火,不过17世纪的康熙和雍正年间的出品更为稀少,也能卖出更大的价钱;比如2012年5月在香港邦瀚斯,有一只康熙时期的铜胎珉琅鼻烟壶拍出了362万港元。

“价格在七位数的鼻烟壶是不多见的,”麦克拉伦说,“总的来说高端鼻烟壶的价格在2到5万美元之间。”中等价位大约是2000到10000美元。但是鼻烟壶的价位非常多样,材料的品质、雕刻或装饰、品相、年代,这些都会影响价值。“这些因素决定了它们的收藏价值。有那么多不同种类可以选择。”